

蔡芬芳 穿梭世界客地反思族群

讀 0

推文

2020-08-21 記者 顏筱娟 報導

蔡芬芳踏上學術研究旅程至今已近十年，目前任職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，最知名且有影響力的研究著作為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的研究。以臺灣客家人的身分走向穆斯林，帶著客家意識的種子，希望能撒播在世界上任何一處存在客家族群的土地上。

為何她如此致力於客家人轉為穆斯林的研究？



▲ 蔡芬芳副教授榮獲國立中央大學一〇七學年度學術研究傑出獎獎狀 (圖 / 顏筱娟攝)

蔡芬芳研究領域主要為族群關係與認同研究，透過研究性別與族群的交錯影響、宗教信仰轉變後族群互動的改變等，來理解族群關係與認同的多重樣貌。她的研究旅程與個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，而是緊密地一層一層延伸。大學時期兩次到歐洲遊學，使她對歐洲研究產生興趣，後來進入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，碩士論文就以比利時語言政策為主題。在寫論文蒐集資料時，更加深她對歐洲文化的喜愛，也讓她發現到，語言政策背後牽扯的其實就是族群關係，因此在一九九〇年代末前往德國攻讀博士，深入研究當地少數族群「索勃人」，總共七年的時間。最後三年抱著論文不寫完就不回台灣的決心，完成博士學位。然而，決定博士學位研究主題的背後動機，其實與蔡芬芳個人的族群身分有關。



大學萌生客家意識 踏上客家研究旅程

蔡芬芳的爸爸是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人，媽媽則是桃園龍潭客家人。雖然父母都是客家人，但從小蔡芬芳對於客家身分感受並不大。生活在台北，生活周遭並沒有什麼客家環境，飲食上也隨父親家鄉的習慣，多為廣東菜。且父親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人，過去她在外顯的身分認同是外省人。

然而，在大學時期，蔡芬芳突然對自身的客家身分有了意識，「其實我也不知道，就突然有意識」。她透過自行閱讀書籍，了解客家到底為何，因此尋找客家身分的種子悄悄埋在心中並漸漸茁壯。博士論文選擇研究少數族群正是蔡芬芳尋找答案的第一個實踐，透過研究國外少數族群案例，反思台灣客家族群狀況。在即將完成博士學位時，蔡芬芳看到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徵聘教授的消息，於是懷著心中對於客家與族群的種子，來到大學任教，也踏上客家研究的旅程。

不設限的人生 開啟印尼華人改宗伊斯蘭教研究之旅

初到客家學院，蔡芬芳並沒有設限自己，什麼都想試試看，「剛好那時候有別的同事問說要不要去印尼，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概念，就跟著去了。」正是這個順其自然的態度，將她帶入印尼客家研究領域。

「原來印尼也有客家人？」

蔡芬芳分享，這是許多人聽到印尼客家族群的反射問題。蔡芬芳於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六年之間多次往返台灣與印尼兩地，集結三個研究計畫，最終出版《走向伊斯蘭：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》一書，炒熱這個冷門的主題。這本書以華人組成不同、經濟狀況兩極的山口洋與班達亞齊為研究對象，為客家研究、東南亞研究、伊斯蘭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，並打破一般研究者對「族群與宗教」本質化的想像，如客家人就是信仰三山國王等。



▲ 蔡芬芳撰寫的《走向伊斯蘭》一書，提供了解印尼客家的另一個視角，為客家、東南亞、伊斯蘭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。（圖／顏筱娟攝）

回憶第一次前往印尼的時候，蔡芬芳表示其實還未想好研究主題，對印尼狀況也不是很了解。透過田野觀察與文獻閱覽，她才決定以客家華人「改宗」，即放棄原來的宗教信仰、改信伊斯蘭為研究主題，「後來我覺得我自己好像都喜歡做別人沒做過的」，蔡芬芳笑道。除了喜愛冷門题目的個性使然外，蔡芬芳在選擇研究主題時，更是經過層層思考，「因為這是非常強烈的信仰改變跟轉變，從這裡更可以看到所謂印尼華人、印尼的客家人在社會裡面的位置到底是什麼」。

印尼客家人改宗這項研究主題並非沒有人研究過，然而，蔡芬芳的突破在於她扭轉過去文獻的發現，認為改宗是單一因素造成的，且是被動接受的。但透過多次前往印尼，與當地人接觸後，社會學科的訓練讓她思考「人是有主動性的，觀察當地的過程才能看到蛛絲馬跡」，於是其研究中納入更多改宗者如何受到印尼社會環境、社會階層，以及與當地印尼伊斯蘭人互動影響等，從宏觀社會結構的觀察與個人經驗的詮釋，來探討此研究主題，從這不難看出她善於觀察與細心的個性。

將自我分飾兩角 面對研究路程上的多重衝擊

長達六年的研究，並非一路順順利利，蔡芬芳分享其中也有許多不適應與文化衝擊。蔡芬芳回憶：「印尼我很不習慣的是安全問題」，田野調查大多時間都為獨自一人行動，觀察著當地各種樣貌。蔡芬芳回想，每每到印尼當地，總有人會提醒她注意隨身包，或是告知附近又有人遇害。而在一次前往廟宇路途中，因不熟悉當地路線，走入空無一人的暗巷卻被機車騎士襲擊，著實嚇了一跳，卻要壓抑驚嚇的心情，故作鎮靜地走入廟宇，並繼續完成工作。

由於本身並非穆斯林教徒，研究時遇到宗教文化的衝突，也讓蔡芬芳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其中尤以性別與同志議題上的衝擊最為強烈。蔡芬芳表示，穆斯林文化在性別上是不平等的，例如女性須禮讓男性，在開齋節上男女需分開就坐、取餐時男性優先等，她也常感受到穆斯林男性不是很尊重女性。在與研究對象互動過程中，蔡芬芳強烈感受到女性參與者的羨慕眼光，「有時候我也會很感慨，平平都是一樣的年紀，有人卻是這樣」。



▲ 蔡芬芳於亞齊大學開齋節活動現場進行研究時所拍攝的照片，可看出男女分區，且男性坐於優先保留的座位。(圖/蔡芬芳提供)

另一件也令蔡芬芳感到心酸與衝擊的是，有位與她互動好幾次的受訪者，因為同性戀性向而迫於遠離家鄉，後來不知去向。「他們活在一個不能被接受，必須要離開，那個當下我是真的滿難過的」，蔡芬芳語帶落寞地說。然而，雖然研究過程會產生與原先認知不同的衝擊、難過的情緒等感性層面的感受，但在理性上，由於人類學的訓練，讓她深知要從社會脈絡去理解對方。因此，面對這些衝擊與情緒時，蔡芬芳的解決方法是將自己分飾兩角，外在以理性看待一切才得以完成工作，內心仍保有感性的一面。

帶著臺灣客家身分與族群互動 激盪出不同的認同解讀

背負著自身台灣客家文化的包袱，走到印尼客家人前，蔡芬芳也產生了「客家文化與認同」的衝擊。「所謂的客家文化認同衝擊，應該更多是說整個被解構掉了」，蔡芬芳說道。臺灣在建構客家形象上是相當成功的，如油桐花、節儉特質，但懷著臺灣客家特質來到印尼時，會發現在當地並非這麼一回事，遷出地的不同、社會環境、政治等因素，都使得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發展出不同的文化。「所以剛開始去的時候，那邊人也是有點摸不著頭緒，為什麼要問像是『你們是不是也很小氣啊』這種有關台灣客家刻板形象的問題」，蔡芬芳不好意思地說道。



▲ 蔡芬芳分享對客家身分不同解讀時笑逐顏開。(圖/顏筱娟攝)

經歷多次研究經驗後，蔡芬芳對於自身客家身分認同有了不一樣的解讀，除了血緣或語言上的認同外，而是多了一份讓世界認識客家族群、提升客家研究層次的責任，也能從更多元的角度分析其他族群，並與其他地方的少數族群有更多的交流。例如在二〇一八年底，她就邀請到德國索勃學者來台灣參與少數語言的研討會，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，然後你可以知道別人的經驗是什麼，人家也可以認識台灣，我覺得在這方面是滿好的。」

不會停止的學術旅程 朝未知的最終目標邁進

踏上研究旅程至今，綜合過去研究經歷，蔡芬芳也開始反思宗教到底跟族群的關係是什麼？是慰藉與支持的力量？還是一種壓抑？將這個問題擺進客家族群中又會是什麼面貌？因此，蔡芬芳近期規劃整合她在印尼、馬來西亞、夏威夷等地的客家研究，來解答這個客家族群與宗教這個複雜的問題。「希望過幾年可以有結果，至少有一本書可以出來了」，蔡芬芳綻放著笑容說道。

訪談最後，蔡芬芳又拋出一個在學術旅程上更遠大的目標：用一個更高視野去回答理論的問題。「到底我對於族群的理解是什麼？當然我現在沒辦法講是什麼，因為我還沒去做。」蔡芬芳語帶不確定感，眼神卻流露堅定的神情，持續朝著未知的目標前進。

【小檔案】蔡芬芳

學歷：德國法蘭克福約翰·沃夫岡·哥德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博士

現職：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

學術專長：族群研究、族群關係、認同研究、性別與族群研究

報導參考書目：

蔡芬芳，2017，《走向伊斯蘭：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》。台北：遠流。

▲TOP